

生命最小的瞬间，也比死亡强大。

——(法)安德烈·纪德

死亡居家指南

The Household Guide To Dying

(澳)黛博拉·阿德莱德 著

韩玲 译

一个不急不缓、诗意的告别

A novel
about life

死亡居家指南

(澳) 黛博拉·阿德莱德 著

韩玲 译

中国城市出版社

· 北 京 ·

北京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

图字:01-2008-4874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死亡居家指南/(澳)阿德莱德著;韩玲译.—北京:
中国城市出版社,2009.12
ISBN 978-7-5074-2198-9

I. 死… II. ①阿…②韩… III. 长篇小说—澳大利亚—
现代 IV. I611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9)第202920号

THE HOUSEHOLD GUIDE TO DYING by Debra Adelaide

©2008 by Debra Adelaide

ALL rights reserved.

策 划	王 立
责 任 编 辑	王月芳 唐 浒 黄 贇 冯 倩
装 帧 设 计	彭文霞 安晓蓓
责任技术编辑	张建军 杨冬梅
出 版 发 行	中国城市出版社
地 址	北京市海淀区太平路甲40号 (邮编 100039)
网 址	www.citypress.cn
电 话	(010)63275378 (营销策划中心)
传 真	(010)63489791 (营销策划中心)
总 编 室 信 箱	citypress@sina.com 电话: (010) 52732057
投 稿 信 箱	world66@263.net (营销策划中心)
经 销	新华书店
印 刷	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
字 数	170千字 印张11.5
开 本	880x1230 (毫米) 1/32
版 次	2010年1月第1版
印 次	2010年1月第1次印刷
定 价	26.80元

版权所有, 盗版必究。举报电话: (010)52732057

今天早上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去鸡舍。阿尔奇已把厨房的杂碎喂鸡了,我靠着栅栏撒了几把鸡饲料。和往常一样,它们乱作一团,“咯咯”叫着,仿佛从未吃过食,以后也吃不到了似的。随后我打开栅栏门走近产蛋箱,鸡蛋仍躺在角落里,即使旁边还有很大的空间。箱子里有三个干净的鸡蛋:两个棕色的,一个白色的。不久前我还能分辨出哪只母鸡下了哪个蛋,而现在有时都记不起母鸡的名字了。我小心地捡起鸡蛋,有一个还热着呢。触摸是一件奇特的事情,它唤起了记忆,于是我便记起茶色的鸡蛋是那些棕色的母鸡下的,而这个小一点的白色鸡蛋是珍下的。我把白色鸡蛋贴近面颊,感受着它的温度,它的健康。不知道诗人们是否描写过这样的感受,想到这个问题,是因为我珍爱这种感受。让人欣慰的浑圆体,让人惊讶的新鲜感。掌心里这个纯白而完美的鸡蛋,是一个潜在的新生命,对这个世界,它所要求的仅仅是温暖。

“一切待成熟。”^①一个诗人曾这么说过。是艾略特^②，或者是莎士比亚。也许两人都说过——我已经记不得了。

我把鸡蛋装进口袋里，返回花园。房间里电话再次响起，但我不再匆忙跑去接了。响过五次后它就停下。最近总是这样。空气被早些时候的雨冲刷得很干净。我能够听到大剪刀的“咔咔”声。那是隔壁兰伯特先生在修整草坪。这个兰伯特先生，就算是大雨、霜露，甚至是大雪也熄灭不了他对此项工作的热情——如果这一温带郊区有大雪的话。似乎在他的余生，所有的注意力都转而朝下。我发现多年来兰伯特先生一直不抬眼看我。不知道他是否是在思忖入土为安——退休了，儿孙们也不来探望他了。或者仅仅是在思忖自己的未来？

我说“未来”了吗？真希望这是一个能够形容所有这一切的词，因为“讽刺”一词并不贴切，一点也不恰当。首先，我发现艾略特在最残酷的月份这一点上是正确的，只不过对我来说最残酷的月份不是四月而是十月。春天隆重地向我示意，夏天即将来临，以此来捉弄我。窗外的紫藤在游廊间开得正旺。车道上落满纸一样的鲜花。我的车像沐浴在婚庆纸屑中。要是今天早上开车出去，一定是件令人懊恼的事情，而我却可以随意欣赏着花朵掠过挡风玻璃的样子。那破旧的老车像新娘一样容光焕发。太阳出来了，风也温暖起来，

^① 原文：“Ripeness is all”，出自莎士比亚的《李尔王》，意思是指“时机一旦成熟，必有自然的结果。”

^② T. S. 艾略特(T. S. Eliot) (1888—1965)，现代派诗人，代表作有长诗《荒原》等。

我可以闻到紫藤的香味。也许是茉莉的味道,沿着前面的栅栏开放,只是这里看不到罢了。我的嗅觉也不灵了。

紫红和深紫的花是些什么样的花呢?我记得艾略特先生(高中的语文老师提到他总是带着敬仰的语气)对此也有一笔——丁香和风信子——但对我来说紫色的花是指紫藤,现在还有鸢尾。阿尔奇把一个旧混凝土洗衣池改作池塘,在里面种上了鸢尾。它们一年比一年繁茂。连着一两个星期,我一直在观察它们。狭长的熠熠的叶片。茎上的蓓蕾微微鼓起。从鸡舍返回的路上,我留意到第一个蓓蕾盛开了。它低垂着——也许早些时候的雨比我想的要猛烈——不过花朵未受伤害。我把它剪下,插在厨房操作台的花瓶上。从生殖的角度看它很美。深紫色的花瓣,边上稍带黄色,没有任何香味。我想丁香的味道的也许会让我呕吐。

我总是想,介于冬季和夏季之间这一温暖而短促的时节不会是残酷的。而这里,虽然我与艾略特各处地球两端,却和他一样受着残酷的折磨。春天是一个充满希望的时节,一个充满昂扬的歌曲和奋发的行动的时节。一个充满可能、期望和计划的时节。人们从冬季走出,不再忍受秋去冬来之际的变幻莫测,知道如果春天到来了,夏天也就不远了。每个春季,社区都会在附近的公园举行野餐。孩子们也在户外开生日聚会。春天是行动的时节,是扫除的时节,是革命的时节。

革命。我总是仔细地想着每个单词确切的意思,还有它们的发音。革命这个词发音像“厌恶”。憎恶。拒绝。这个早上我没有吃早餐,吃的话也就是半片土司,没有黄油(吃个口袋里的鸡蛋没有问

题)。艾略特有一点是对的,一切待成熟。不过我想告诉诗人先生,他的春天同我的比起来,代表的是一种乏味的残酷。一种可笑的残酷。没有比这更残酷的了:一个充满期待的季节,充满希望的季节,充满生机的季节;一个预示着未来的季节,却没有任何未来。

我是在春天第一次动的手术,恢复的时间只到年底,然后就开始为圣诞节尽我的职责,而没有如我喜欢的那样在床上萎靡。又一个春天,我发现手术没能抑止癌症。身体的某些部分被切除,高强度的化学疗法一次把我变得像希腊神话中吃人的斯库拉,另一次把我变得像卡律布迪斯。两次相隔大约六个月左右,其间备受打击。说实话,我真想放弃,让病情恶化下去,但是阿尔奇恳求我再试一试。母亲也劝我,两个女儿太小,放弃的话内心也会自责。因此我坚持下来。直到上次手术,身体被又切又锯又撬(这次是头部),我仍存留着一线希望。

但是最残酷的季节最终再次来临,带来了丝毫无差的终结。至少,艾略特先生还有干涸的石头和几把泥土可以期待,而我呢?

亲爱的德丽雅：

你能帮我解决我和朋友间的争执吗(我们一起打高尔夫)?她觉得买东西必须要有购物单,我没有购物单买起来既浪费时间又多花钱。我常常仔细琢磨这个问题,确实,有时候回到家才发现忘了买诸如灯泡或是大米面之类的东西。可是我的朋友也会忘。

质疑者

附:我们都65岁了。

亲爱的质疑者：

伊莎贝拉·碧顿女士认为,“高效的家庭主妇购物总是带一张清单”。据说购物单会克制住购买欲望,而且购物单能阻挡卖家肆无忌惮地向顾客兜售他们不需要的商品。然而生命是短暂的。关于自在购物可讨论的有很多。也许你偶尔会忘记买灯泡,但我敢说

你会在特价的时候买黑巧克力奶油饼干,或者即使食品柜里有一堆鲑鱼罐头了还是会买几个。我敢说你这个带着购物单的朋友也会这么做。

附:碧顿女士去世时只有28岁。你的朋友下次写购物单时也许会仔细考虑一下。

家庭经济学大约在20世纪70年代被提升到科学的高度。我从来没有学过这门课,因为已经在家里受教于母亲和祖母了。她们两个都深信,家务训练是一个巨大的学校。所以,上学前祖母一直照顾我,她指指方向,我就开始跟着她又擦又泡又拖又扫。稍大些后,我的母亲——简便接过了祖母的重任。她的特长在厨房。仅仅一堂课上,我就要搅拦、炖煮,随后煊炒。她们的理论是,我可以在打下手的过程中学会所有家务。作为一个女性,这些家务可以依照渗透理论自然进入到我的技能中。也许有人会觉得这种想法很可笑,可是,也许是因为我是个机敏又听话的学生,也许是渗透理论另有新解,总之我学起来不费吹灰之力。我懂缝纫、做饭、清洁,还有编织。到了中学不得不学一学期烹调的时候,我发现根本没什么可学的,更何况我也不感兴趣。学家务这种课程像学习坐公交车或寄信一样小儿科,大家不都在做这些事吗?而且那时我很喜欢看电影、读书、听音乐,而这些,无论是在洛德太太严谨的烹调课上,还是在格卢沃小姐的缝纫课上,都几乎涉及不到。

30年后,情形大不一样了。21世纪初的女性知道自己处在家庭自由和奴役之间的一个平衡点上。是到了彻底改造家庭的时候

了,连理论家们也这么说。天使走了,她们多年前就被赶出了家门。取而代之的是,现在你是家中的女神,在神殿般瑰丽的厨房里做丰盛饭菜的美丽女神。或者是家里的荡妇,厚颜无耻地端上商店里买的意大利调味饭和超大牡蛎,之后把刷盘子洗碗的活儿丢给其他人。女神还是荡妇,两者均可。

但是对伊莎贝拉·碧顿来说,家政是军事纪律和政治策略,家中的主妇则是军队司令和企业领导。20世纪初的时候,家政是个经济问题,主妇则是一个自然经济单位的枢纽。随后家政成为一门科学,家庭中发生的一切都以逻辑分析和线性代数来计算。烤一炉纸托蛋糕等同于提取一串化学公式。对孩子疼爱有节、惩罚有理,可以成功地养大,就像以170摄氏度下烘烤15分钟出炉的烤饼。并不是有了家政科学就意味着主妇是家政科学家,因为着手家政并不像从事一个职业。

最后家成为一个“地点”。从冲浪到果冻摔跤^①,像所有事物一样,家务也受到理论的劫持。无论中学里现在对其有什么叫法,我不敢说名称里没有“home(家)”这个词。怪不得有那么多的研究和论文,将家庭放在轨迹、真空对话、食物处理者的多形态性里研究。

也许不是这样。毕竟,这是女人的工作。

早上,我凝视着从厨房操作台上拿回的单子。我仍躺在床上,在这张床上,我曾和丈夫在过去十多年里嬉闹,拥有生命中最温柔

① 澳大利亚流行的一种活动,摔跤赛场由果冻胶般的细软材料构成,摔跤者往往是只穿内衣的漂亮女孩子。

最刺激的性爱,而现在觉得仍然不够;在这张床上,我孕育了两个孩子,并且其中一个在这里生产(另一个临产时固执地坚持自己要通过医院的干涉来到这个世界);在这张床上,我读了不计其数的书,有些书很出色,很多是垃圾,却也引人入胜;在这张床上,每个周日的清晨我都会喝茶数杯,半是嘲讽半是愉悦地浏览花边新闻;在这张床上,我对各项事物做笔记,其中就包括列单子。

单子在我的生活中并非必须。即使我不再列单子,也不会有什么改变,而且我想没有单子事情仍旧可以完成。但是这张特殊的晨单不是为我列的,昨夜很晚的时候我就写出来了。

清洗衣物

喂鸡

喂鱼/老鼠(池塘 & 储水池)

叫醒孩子

准备午餐(艾^①不要花生酱)

喂孩子(别再让黛^②把巧克力奶倒进麦片里)

提醒艾查作业表

检查黛是否带了课本、布包

晾衣物

清空/填满洗碗机

① “艾斯黛拉”的缩写,因为是在单子中,所以简略记录。艾斯黛拉是女主人公德丽雅的大女儿。

② “黛西”的缩写。黛西是德丽雅的小女儿。两个女儿都只是上小学的年纪。

孩子早半小时去学校(唱诗班排练)

另外:

洗澡(可能的话)

煮咖啡,趁热喝(哈!)

大约从去年,我开始写这样的单子,因为很显然有些工作要转交了,直到事情理出点“头绪”。这是我们用来形容未来的一个词,它像鳄鱼打哈欠张开的长颚,深邃而令人恐惧。列这样的单子并不容易,因为多年来我已习惯了下意识地做这些事情。要把哪些列进去,把哪些留下呢?我有意在深夜将单子放在胡椒面儿加工器的下面。第二天早上孩子们上学前进房间来亲吻我的时候,我头晕得甚至无法分辨她们头发是否扎好,牙齿是否刷干净了。我轻声说着再见,抬起头,嘴唇拂过她们的脸颊。当我再一次醒来时,看到床单上有片羽毛,深棕色的颜色。我还是祈祷孩子们没有把小鸡带到学校吧。

我再次看着这张单子,想知道阿尔奇那天早上会是怎样的感受:觉得受到侮辱还是感到有意思?会生气还是会感谢?不知道是否该写进去说,让两个孩子穿校服,或是提醒他别忘了孩子们的帽子。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觉得这些琐事那么重要。我起身下床,把单子扔进了垃圾桶。阿尔奇可能甚至没注意到它。

通常我醒得很早,那时天色还未完全明朗。凌晨前,我泡好一

小壶茶，端起一杯来到花园。一些母鸡已在小声地“咕咕”叫着。我走过去坐在伞状大树下的藤椅里，一边抚摩着茶杯，一边仔细聆听。我总是觉得这些母鸡的叫声无与伦比地入耳。天色渐亮，其中有五只忙乱地斗着口角出了鸡棚。伊丽莎白，我总叫它丽莎，是最小的，也是最漂亮的，它第一个出来，闯入阳光中。丽莎是只浅花苏赛斯鸡，全身白色的羽毛，黑色的翎羽，像带花边的披肩。它总是比较专横，指挥着其他鸡按顺序出窝。最后出来的是凯蒂，深棕色的羽毛，翅膀尖上渐变成黑色。据我所知，每天早上凯蒂都以相同的方式问候新的一天：先在鸡棚门口略作停顿，抓抓土，快速跃出一两英尺，退回到鸡棚，再向前几英尺，再退回，直到和空地另一边的鸡食儿盘形成一条直线。这一过程里，凯蒂总会转头啄啄自己的后背，这个仪式一直持续到有东西让它们分神儿。凯蒂是我最后养起的一只鸡，尽管它年龄不是最小的，也要按照鸡群协议遵守先后来到的顺序。

我想若是生命可以重新开始，我要研究母鸡。那天早上就那样坐着，把茶叶末儿向栅栏另一边倒去，鸡群便都冲上去探个究竟：它们总是好奇得很。直到那时我才意识到，虽然鸡养了几年，对它们却知之甚少。问题是，它们那么柔顺，那么乖巧，几乎不用照料。我明白自己一直把它们的乖巧视作理所当然。它们有些方面我永远不会理解。比如说，为什么像珍这样的澳洲黑鸡，黑亮的羽毛，在阳光下显出奕奕斑斓绿色，却会下白色鸡蛋呢？虽然我从鸡仔开始养起，可是为什么被抓起时它还是会犹豫，甚至抗拒？凯蒂有一次在床上，在女儿黛西怀抱里没过五分钟就挣扎着逃脱了。意识到母鸡

喜欢夜晚栖息,我最终不得不哄着黛西让她把凯蒂放回鸡群,从那以后凯蒂变得异常胆小。(而且,像所有的孩子一样,黛西希望搂着母鸡入睡的强烈愿望就这样蒸发了。对于动物的迷恋却物化至其他宠物。首先是金鱼,随后黛西发现它们实在无法搂着睡觉,于是又换成了老鼠:“印度”、“非洲”和“中国”。几个月前,黛西还坚持说,如果她不把“中国”这只自己最喜爱的老鼠装进口袋带到学校,她或是它都会死的。)

在那静谧的几分钟里,我品味着生活最微小的尘埃。在世界醒来之前,在鸡群边喝着茶,我向鸡群撒了一把饲料。凯蒂来到栅栏前从我的手里啄食儿吃,在掌心里,它的喙轻轻地叨着,随后是满足的咯咯声。丽莎直冲过来,把凯蒂推到了一边,这让我突然萌生了一种要保护鸡群里最弱小者的冲动。我走进鸡棚,尽管尘土飞扬,鸡粪刺鼻,到处是骨头、贝壳,还有它们在不停地、毫不厌倦地挖土找虫子过程中刨出来的一切,鸡棚和空地仍然是个惬意的地方。这里有别处无法找寻的温柔时刻。阳光折射进来的光线里金色的尘埃在旋转舞动。片片羽毛飘起又落在地面。听上去既像是满足又像是沮丧的“咯咯”声。最重要的是每只母鸡神态里散发出的期待,无论那显得多么傻。那种纯然的乐观促使母鸡日复一日地下蛋,而日复一日的鸡蛋又被取走。也许有人会觉得这是一种愚蠢的表现,但我想这是无与伦比的慷慨。一个下蛋的母鸡充满了正直的精神,倾注了一生的投入和奉献。还有鸡蛋,有时满是灰尘,有时粘着鸡粪,有时干净无暇得像一块肥皂。而蛋壳里面,不仅是一个整体,同时也装满了各种可能性。

那天早上我突然想到,以前应该多在花园的这个角落仔细端详、感叹的。现在太晚了。

实际上是太早了,但我还是去了艾斯黛拉和黛西的房间。睡梦中她们的身体显得柔软而精巧,仿佛一醒来这种柔软和精巧就会消失似的。一瞬间,我沉浸在她们的天真和单纯中。随后轻轻地在她们各自旁边放下一只小鸡。艾斯黛拉的手下意识地搂住丽莎,而黛西感觉到凯蒂凑在颊边痒痒的温暖后吃惊地坐了起来。

怎么了?她问。

不过刚六点,但我认为,比起大清早被拽起来,女儿要对付比这更糟的事情。

我必须要教你们些很重要的东西,我说。

她们怀里抱着小鸡,跟我来到厨房,我给她们一人一杯巧克力奶,让她们坐在长椅前面的小凳子上。两只小鸡在她们大腿上安静下来,发出渐弱的“咯咯”声。我把茶壶罐拿下来,把烧水壶放在炉子上,之后开始说话。

泡一壶好茶不是偶然就能学会的,我说。虽然像碧顿女士说的,泡茶几乎没有艺术可言。水开了,芳香的茶叶放够了,饮品自然就会好喝。

谁是碧顿女士?黛西问。

那不重要,艾斯黛拉说。她感觉到了此时此刻的重要性。

我一边泡茶一边对她们讲,21世纪泡茶的简化步骤,要考虑当地的具体条件。我用的是那只棕色的小茶壶,刚好够两杯,爱尔兰早餐茶,又用了白色的茶杯。我向她们解释着,于是她们便听

到了诸如要温热茶壶,先放牛奶还是后放牛奶的辩论,金属茶壶还是陶瓷茶壶的争执,这些将纯粹主义者分成了斯威夫特式的极端派别。

斯威夫特式的?是什么意思?艾斯黛拉问。

乔纳森·斯威夫特。写过《格列佛游记》,记得吗?

她点点头。我们在一两年前曾一起读过《格列佛游记》的儿童版本,那时艾斯黛拉九岁。

他写过“大头派”和“小头派”的故事,我说。讲的是从哪头切煮鸡蛋^①。大体就是这个意思。先别管那个了。我们一会儿说鸡蛋。

她们只有在最寒冷的日子才需要温热茶壶,我继续讲。在这个地区并没必要,尤其又有全球变暖的现象。而且她们也不用担心“每人一杯茶壶留一杯”的规矩。这取决于你喜欢浓茶还是淡茶,而且,她们应该知道我喜欢淡茶(她们点点头,嗯,她们知道),而其他人,尤其是在茶里加牛奶的(她们的祖母简),也许喜欢浓茶。

茶泡好倒出后,我把茶杯放在她们鼻子下,让她们深深吸一口气。我知道她们并不想喝。她们闻了闻,点点头,然后我问她们能否感觉到麦芽般的芳香。

依我看,我接着说,爱尔兰早餐茶是伴随一天开始的最佳茶叶。要么就是有阿萨姆茶叶的品牌。你可以对比利茶^②忽略不计,这些年它大不如从前了。

^① 乔纳森·斯威夫特(Jonathan Swift)(1667-1745),英国作家,代表作《格列佛游记》。书中其中一个故事讲到,小人国的内战源于吃鸡蛋究竟是从大头敲开还是从小头敲开之争,由此发生了六次叛乱,其中一个皇帝送了命,另一个丢了王位。

^② 阿萨姆茶,产自印度。比利茶,早期澳大利亚放牧者借用铁桶发酵的方式制作出的茶饮。

随后我把茶都倒掉，重新做一遍，确保她们真的学会了。她们喝完剩余的巧克力奶，看着我做，直到注意力不再集中，然后睡意朦胧地回到床上，怀里还抱着小鸡。

现在，我的注意力都集中在细小但重要的事情上。这些天，两个女儿总是顺着我。一年前，她们还拒不配合，生气抱怨，拒绝了解茶的意义，赌气说那是老古董才喝的东西。现在她们对我古怪的命令已经包容多了。有时候她们会迷惑地看着我，思忖面前的人究竟是不是真正的我。至少，我已教给女儿如何泡茶，我这样想着。也许她们今后生活里会觉得有现成的茶叶包足矣，虽然我无法解释为什么我觉得那样确实很糟。

一个人在厨房，我举起茶杯放在嘴边，泡好的茶现在已有些发苦了，喉咙哽咽了一下。我回到床上，阿尔奇刚刚睁开眼。